

佛教经典故事

摩诃迦叶

(一)

44卷4月号的《海潮音》，载有仁俊法师与印顺法师关于迦叶尊者的赞述及附言，这两篇文章，对于我们都有很大的启发，故也都是值得再读三读的作品。

不过，我虽是晚辈，但却希望说出我对这一个人的意见，以资就正。我以为仁俊法师的出发点是从圣教的实践上著眼的，而且以为迦叶尊者的行谊，颇足今世比丘作为榜样，因为今人多半流于浮俗、不著实了，这一点，乃是极为可取的。至于印公法师，乃是「从历史的检讨上」著眼的。「认为」迦叶尊者所领导的「五百结集」是部分的；初期小乘佛教的隆盛，只是畸形的发达。」并且敢说：「摩诃迦叶的结集法藏，除时间匆促与少数人的意见外，还有把持的嫌疑。」印公法师的这一指评，也是非常精辟的。正如孟子所说：「尽信书不如无书。」我读小乘经律，也有这样的感触，但我不敢说出口来，即使古来的许多大德们，也不敢说出口来，因为这样一来，如果没有足够的气魄，那简直会使整个经教发生动摇的！

迦叶尊者家庭背景的富裕是没有问题的，他对于女人的厌恶也是与生俱来的。他的父亲是摩竭陀国尼拘律城的首富，因为老而无子，所以求神送子，神即禀告帝释天主，天主即命一个即将命终的天子去受生。天子却说：「我有宿愿，于世尊处，专修净行，恐生于彼，为我障碍。」天主便安慰他说：「汝勿忧虑，我当助汝，于一切时，令无放逸。」正因得到天主之助，所以虽然与贤妙女结婚十二年，仍能「不互相触」，一等到他的父母亡故之后，「遂舍所有产业，告知其妻，自行出家。」（以上见根本说一切有部阿毘奈耶卷一）

迦叶尊者，即是富豪子弟，又有副聪明绝顶的头脑，他在童年，即从明师学习各种技艺典籍，一经耳目，即能永志不忘，从小就能「威仪进止，无不明察」，「及四吠陀，悉皆明了。」

正因他有这样好的资质与背景，出家之后，便受到了当时社会的重视，尤其印度的宗教风气，主张苦行者很盛，以他一个出身于富豪之家的子弟，而能过他苦行的生活，对一般群

众的号召力，也就不言可知了。不唯当时的印度，即使任何一个时代的任何一个地区，苦行者的号召力，总是相当大的，因为他能过一般人不能忍受的生活，所以会引起一般人的好奇而渐至恭敬。何况迦叶尊者又是一位具有大威德与大智慧的人呢！

由于迦叶尊者的号召力大，群众多，维护佛法之心也很恳切，所以佛陀对他极为器重。即使他倔强的个性，有时连佛陀的话，他都不肯接受，佛陀也只好原谅他，因为迦叶尊者虽还带有少许外道（苦行）的气质，但他对于佛法的实践，是非常沈稳的，不但对于当时的群众们，有著强大的号召力，即使对于未来的佛教，也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力；最要紧的是他虽然主张苦行，但他是有大智慧的，他是深明佛陀教义的，他不是个盲修瞎练的人，所以佛陀对他也特别优遇，「佛从无始以来未曾呵责，以其德行深厚，无有过咎；又欲令于佛灭后，维持大法，纵使若有小缺，不以致责，欲令后世众生，深心尊重故。」（萨婆多昆尼毗婆娑卷四）以这段文字看来，可知迦叶尊者，虽无过咎，但也不无小缺之处。他的个性——习气，使他很独断，很固执，嗔心很大，凡是他所喜欢的事，即使佛陀也劝他不转（比如苦行），凡是他所不高兴的事物，及至最后，仍然坚持到底（比如讨厌女人，反对女人出家——为这桩事，阿难尊者受的气最多，凡有比丘尼讽刺化，他就怪阿难不该为女人请求出家，到佛灭之后，还为女人出家而宣说了十项不利于佛教的事——见毗尼母经卷三）。

但从生活上说，迦叶尊者是无瑕可指的，所以佛也常常赞叹他：「头陀、严整、少欲、知足、乐出离。」每遇到无有惭愧的比丘们，佛陀也常示以迦叶尊者的生活行为作榜样。如以末法时代的比丘而言，完全学习迦叶尊者的苦行，而不学习迦叶尊者的严整、少欲、知足、乐出离者固然不对，但是，严整、少欲、知足、乐出离者，正是今日的比丘们所缺少的，倘若做到严整、少欲、知足、乐出离者，即使不标榜苦行，他的生活也不会奢侈的了。

正由于迦叶尊者的行谊可风，佛灭之后，空中诸天，也有如此的相告赞叹迦叶尊者：「大仙当知，天众增减，阿修罗灭，世尊正法，必当久住，此大声闻，道邻于佛。」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 39）

迦叶尊者的性格，固执倔强，是事实，一个有个性的人之不能与所有人的意见一致，也是意料中事；佛陀晚年时代的佛教僧团的意见争执，也是事实，倘若邀请了所有佛的大弟子来参加第一次的结集，在结集会中必有很多的争执，所以迦叶尊者之不请迦旃延、富楼那、须菩提等参加第一次结集的原因之一，或即在此。同时，迦叶尊者对于继佛而护正法的主张，也有一套腹案的，何况佛陀对于迦叶尊者的倚重，也是事实。

（二）六群比丘

在比丘戒中，大部分是因六群比丘的威仪失检，佛陀才为比丘们制定戒律。若以俗眼来看，

他们是罪魁；若以教制的建立来说，他们又是功臣。

初学佛的人，初初打开律本，具到六群比丘的犯戒罪行，都会觉得佛世的比丘，也不过如此，致对六群比丘生起轻慢之心。其实，佛陀虽因六群比丘的行为而制戒，六群比丘却是从不犯戒的。戒律未制之先，他们漫不经心地乱来，戒律一旦制定之后，制一条他们便遵守一条。所以六群比丘只是促使佛陀为僧团乃至为后世的僧团制戒，他们本身绝不犯戒。

我们知道，一个在舞台上成功的小丑，他虽作贱了自己，而使大家取笑，实际上小丑的人格是很完美的，小丑所表演的那些动作，之所以能够博得广大观众的欢笑声，因为他所表演的动作，正是观众们自己所有的动作，只是受了虚伪的心理控制，虽然如此，也不承认。一旦有人把各自的秘密，巧妙地揭穿了，所以发出了会心的笑声。事实上，小丑本人的生活，则又未必像他当众表演时那样的可笑。所以我们又知道，小丑人格之美，即是美在能把人类的弱点，归诸于一己，而来使人取笑。试问，那些发笑的观众们是什么呢？岂不太傻，岂不太没有同情心了？当然，看戏的目的，端在娱乐——乃是愚弄他们自己的娱乐而已。佛教的六群比丘，也就是这样的人物，他们宁愿将不好的名誉，拉在自己身上，并使永世的佛弟子们，知道他们是坏比丘；但他们却不忍心佛教没有戒律，因为没有戒律作为僧团生活的依准，佛教便不能永久住世。有了戒律，即使佛陀入灭了，佛的弟子们，乃至永世的弟子们，也不会感到群龙无首；如能事事均依戒规而行，岂不等同佛陀在世时一样了吗？

因此，我们后世的佛弟子们，不唯应当敬仰大迦叶与舍利弗、目犍连等的大阿罗汉，我们也应敬仰六群比丘，因为他们在佛陀座下，所担任的角色，虽有正反不同，他们的救世悲心，却是一样的。同时，我们在律中还可看出一个最足吾人歌颂的事实，那就是，往往由于六群比丘的颠三倒四，触恼了他人，他人见佛诉理之后，总是得到一番宝贵的安慰与开示，而每能够因此得法眼净。由此看来，六群比丘之触恼他人，岂不即是以逆行来接引众生吗？

所谓六群比丘，乃是六个比丘所结成的小集团，他们本来都是豪门贵族出家的，他们的生活，经常在一起，群出群入，互相影响，他们个个都是通达三藏，精谳五明，世出佛法，百艺巧术，无所不晓。所以他们在当时的僧团中，乃是极为活跃的人物，内为法门的栋梁，外作佛教的大护。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是「哑羊僧」（愚痴无知的比丘），他们每到一处说法，听者无不皈信，每对一人说法，听者无不喜悦。所以他们在家的信徒很多，他们的出家弟子，传说每人也各有九个。

六群六丘的善巧方便，在当时的僧团之中是很少有的，他们六人的团结心很强，只是六人之

中的一人有事，其余五人则无不全力协助，所以他们凡要做事，那是无事不举的，而且也几乎是无事不能的。他们的身材都很魁伟，气力之大，也胜于常人。他们在路上拾到了大批羊毛，每人一担，解开之后，竟然堆积如山；正因如此，佛才制戒，比丘非不得已时不得担物，担物亦不可超过三由旬（约一日的路程）。又有一次，有六十个裸形外道，围打他们六个比丘，首先任由外道痛打一顿，然后以六人之力而反击六十个外道，并将外道打得落花流水；因此，佛又制定比丘不得打外道。他们都是出身于贵族世家，故对武艺，也有超常的功夫，有一次，波斯匿王带兵出征边界的叛乱，正在阅兵整队出发之际，六群比丘走去观看热闹，因见军队不理想，见到不理想的战象、战马、战车与步兵，即用手挽象、举马、捣车、扼兵，一一掷之一边，并且一一予以批评，弄得军队七零八落；于是，佛利比丘不得观看军阵，也不得观看游军象马势力。

又有一次，迦留陀夷经过一所教学射箭的学校，那个教师是有名的箭手，迦留陀夷竟在其学生的面前，使他难堪，迦留陀夷拿起弓箭，天空正好飞过一只鸟，他便射箭封住鸟的去路，而又不伤鸟的身体，逼得那鸟向上直飞，他便一箭射中，箭从肛门入，又从口中出，这种射技，看得那所射箭学校的全体师生，目瞪口呆；于是，佛又制定比丘不得故断畜生之命。他们对于歌唱舞蹈与乐器的演奏本领，也是第一流的。有一次，六群比丘在一个园中的池内洗浴，他们偶以揩擦身体的砖块，边擦身，边敲击，竟然发出美妙的音乐来了，园外的人听了以为是天乐，所以很多的人群聚拥入园中，才知不过是六群比丘在洗澡；因此，佛制定比丘不得于浴时以任何东西揩擦。

又有一次，有个戏班子演唱佛陀的事迹，信佛的人都去欣赏，并让他们赚了很多钱，又演唱六群比丘的事迹，外道以及不信佛的都去欣赏，也让他们赚了很多钱。因为这是出六群比丘的洋相，六群比丘很不高兴，他们六人，便化妆起来，拿著乐器以及做戏的各种道具，到那个戏班的对面，也作精彩的节目演出，正因六群比丘的音乐及演唱技艺高人一等，故其锣鼓初响，便已万人空巷地前来欣赏了，因此，使那戏班的观众，跑得精光，使他们坐吃山空；于是，佛又制定比丘不得歌舞倡伎。

因此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一中说：「此六众口舌（即比丘），并多奇巧，所有技艺，无不善知。」又在卷四中说：「圣者六众，善闲音乐，至于歌舞，尤胜余人。」

六群比丘对于教化的本领，也是令人敬佩的。他们若要教化谁，那便没有不受化的道理。有一次，他们为了争一口气，不让大众批评他们不为佛教出力，他们便公推阐陀去劝化一个从未信佛也根本不可能信佛的长者，那个长者根本不愿见到佛教的出家人，佛教的出家人也根本进不了他的门；但却接受了阐陀的感化，并为阐陀独资建了一座很大的寺院。至于跋难陀，如若对人说到布施法时，能使听者自割身肉相施。

再说，六群比丘的□力和威力也是很大的，在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十六中说：「六群法尔，若怀忿怒，至王门时，王殿遂动。」

但是，六群比丘无不遵崇佛的教法，并也无不遵守佛的教诫。比如有一次，跋难陀以旧衣和外道换了一件贵价衣，外道回去被外道的同道识出，而要求跋难陀重行换回，跋难陀不允，外道求佛帮助，佛遣阿难尊者令跋难陀将外道之衣还归外道，跋难陀便说：「敬奉佛教，岂敢有违。」（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卷 22）

六群比丘的名字是：难陀、跋难陀、迦留陀夷、阐陀、马师、满宿。现在介绍他们的事略如下：

一、难陀，又叫三文达多，性情多贪多嗔，但其善解算数、阴阳、变运、说法及论议等。据说死后生天。

二、跋难陀，又叫优波难陀，性喜贪求，当他舍报时，他的遗产总值，达四十万两金，根本百一羯磨卷十说：「所有资具，价值三亿金钱。」其才能虽也与难陀相等，但在六群之中，除了迦留陀夷，他是最活跃的一个，他也是一个外道的克星，他教化外道而又苦迫外道。佛却教他不得如此。据说死后也是生天的。

三、迦留陀夷，本是国王的大臣，又毗奈耶卷三注云：「迦留陀夷黑光也，阿难徒弟也。」当世尊出家以后，净饭王派他去劝说，并希望他能将世尊迎还王宫；可是当他见了世尊，听佛说法之后，他竟也发心出家了。他的智慧很高，尤其对于在家妇女的劝化，特别有办法。但他的生性贪欲，除了根本淫戒之外，僧残以下的淫戒，差不多都是因他而制的。正因他好色多欲，故亦因了女人而证果，并也因了女人而横死。有一次，他到人间行化，走到一个婆罗门的家里，为婆罗门的女儿看上了。他虽多欲，但他绝不破戒，所以没有答应婆罗门女的要求，于是他的大祸临头了，婆罗门女，反向她的父亲诬告他对她非礼之后，他便遭受了一顿毒打。并且押送到国王面前，被国王诃责了一番。他在受到这一击之后，便到舍利弗尊者之前，痛述遭遇，终于在舍利弗尊者的教诫之下，发勇猛心，而证阿罗汉果。证果之后，他又发心要度千家证入圣果；终于度到第一千家时，他便被人打死了，并且将他的尸体，埋在粪坑里。那是因为那家的一个女人与外人私通，而被迦留陀夷撞见了，唯恐他会张扬出去，所以把他活活打死了。他虽证到了四果，但此乃系往昔的业报，正像目犍连尊者一样，虽称神通第一，仍不免死于外道之手。

四、阐陀，他又叫车匿，他就是随从释迦太子夜间偷出城外的那个人，据萨婆多论所说，他是世尊异母所生的弟弟。他的性情多痴多嗔，直到佛入灭之时，还有人请示如何与他相处

的问题，佛的指示是在必要时以默摈来对付他。但于佛陀灭度之后，他在阿难尊者处，证得了阿罗汉果。

五、马师。

六、满宿。马师与满宿两人，一是舍利弗的弟子，一是目犍连的弟子。毗奈耶卷二注云：「此二人佛从弟也」。卷三注则谓「六人皆从弟。」喜欢音乐、舞蹈、游戏，以及种植花草等事，生性多嗔多痴。均为执杖外道所杀，死后生于龙中。但是佛陀为他两人授记，他们已种独觉菩提，当来之世，必定能成独觉。

六群比丘到了晚年，自从迦留陀夷尊者证了阿罗汉果以后，他们不再有六个人了，马师与满宿死了，阇陀也「往□闪毗国静缘而住」了，所剩下的，只有难陀与跋难陀，二人相依而住，并且也很老迈了。

最后，我们看六群比丘的后果：两人生天，两人证四果，两人将成独觉，他们之中，没有一个是下堕的，可知他们的生活形态，只是大权示现，而非恶性比丘了。

录自：圣严法师，《圣者的故事》，法鼓山全球资讯网。